



續藏書卷十四目錄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璽

錦衣牟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壯公震

都督馬公永

勲封名臣

卷十四目錄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少保繼光



續藏書卷十四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一功檢反第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
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
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
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
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
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一

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
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
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
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四劫掠
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
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
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卽
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得○力○在○此○一○着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泃頭賊尤悍黠。擬官借號。是冬峯雀旣殄。益增機險。併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泃。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二

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卽

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救妙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

勲封名臣

卷十四

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喉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嚴

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歿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謨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勤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深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四

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入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承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擬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

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過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然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伺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五

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承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謂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諧之得○力○處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

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勲封名臣

卷十四

六

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肯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紬之守

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
縮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

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
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
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
由張聰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聰強之及萼長吏
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
雖雅知守仁會黃縮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七

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勵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
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此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
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
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
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爲元勲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
億卒子承勲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
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

覆唯學術邪。正朱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
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
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
劣于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
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
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
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
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八

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
見。則在浙江，又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
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卽擒反
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卽時有
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
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
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可誣也。若
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
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斯

都督僉事劉公

事

秦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爲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歿不從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温州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十

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

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
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
之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
取副叅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充叅將協同
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卽有議處船糧以免凍
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陞署都督僉

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
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
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
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
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卽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十一

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
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廷任歲餘乞休
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
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
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

總兵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

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
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
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
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
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
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
端坐無惰容亦 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暉昭德錄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閩觀公面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十一

巉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疊疊纏
纏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
非無所舛謬載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叙退省
其私裋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
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
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
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
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
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

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類
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聞多
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
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
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
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
用事率以倖人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
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舟中右手持
刃左手招權姦狠幹言若能效犯吾舟吾殺汝卽自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十三

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
困吾軍其人思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
氣不謂公面巉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
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僉事陳鳳訢慕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
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閩江西計廩而
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
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
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始

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旣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壘人多寃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旣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闖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

勳封名臣

卷十四

十五

相誣。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歿。工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

勞駕還入間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
衛事門達中傷彬
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
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三
卷十四
十七

總兵楊公

事

秦陵

康陵

永陵

明之
功非
楊公
拒之
皖城
何以
有濟

揚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

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

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

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

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

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

用、兵、法、部、勒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

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七

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

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

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

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

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

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

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

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

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則禁勿泄二

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勅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勅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覲顏爲悻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楯外，持鉤距大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十八

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項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裨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鏡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潺力憊，夜斲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鼙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

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垂
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
返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
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
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䟽舉鄭
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
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爲羽林千戶又䟽辭舉
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七

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營未幾
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 詔
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
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 制下授
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
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
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
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
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

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冤皆遇害公位至西
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履
權門請託身及曩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蘇門黃真

蘇門黃真

其官略附史乘公文職王主事黃昏遊宦公釘至西

咸寧侯仇公

事

康陵

功檢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鐫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勛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

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妙

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遇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

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

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

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

寘鐫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

兵方寘鐫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遠菴將兵出討遠

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

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
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
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卷十四

三

五十六年子恩詠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此子平夫平如謀軍益燕頰良華於與甘悉咄紙耳
蓋知自似林樹公端赴以鼓香其器受映依大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五

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復五堡貓兒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若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

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救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

見公存亡有開繫

殘破

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壯公在

練家丁

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

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

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

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

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五

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贇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

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

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

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

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

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

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克

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

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

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

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

耶。笑而止。朵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五

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

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

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

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

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

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

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

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詞虜

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以故虜往往失利。

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
爲方鎮云

卷十四

天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歾又掣刀斫刀酋於鎧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繚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士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

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
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
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
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
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
職工堯山頂矣賊大囂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
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
入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
先囂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
勳封名臣

卷十四

天

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
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
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
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
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
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士氣
破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卽閨闈中稍動色賊在谿洞
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顧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
而取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訶於是

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鷓巢風雨來去
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
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
自不知頃之劄管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
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
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
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鷓勦必其鷓巢
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
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

勦封名臣

卷十四

无

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
師於是賊誓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
乃佯卧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
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
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
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
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帽
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
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屋石灰

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詞之則寂無人所散
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詞之
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
徭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詞者矣後熟
徭旣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徃甚而大
雨徭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
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爲賊比希儀則
能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
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洵洵酋楊留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徃希儀時方憂
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
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
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
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
要賂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
章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
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
本土官子非賊柰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

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
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淑瀘後總
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

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販之警幾絕然天
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
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贖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
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
煽從逆者如虎投窠勢不可釋宅諸夷疑而勦之則
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異志者禡魄天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
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
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
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
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瘡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
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
得當世名将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
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頓首下
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
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
未盡其用哉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未盡其用哉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
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
未盡其用哉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齡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學，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江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處，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

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銳其上倭船遇之輒
摧壓焦爛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
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
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
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
夷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
得之至勤精裡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
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
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五

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
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
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歎戰大劊入掠
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
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
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
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
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歿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
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

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己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五

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十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

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聞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騶從，充裨將，爲夾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剛

次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
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
次刻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事先必周
慮萬全既事徃徃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
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
稱已叅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
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
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
揚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落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
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
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
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
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
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
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
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徃徃推戚將軍繼
光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頽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江閩象，南都坐管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詘羸，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䟽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

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䟽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窰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十七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等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節

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運之松江

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船皆由海至山

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大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腹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趨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勲封名臣

卷十四

罕

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成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圍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通負日多催料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下募兵令土著之錫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

千卽賊滅于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四

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舉，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收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

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歿者衆矣殍歿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歿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

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
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之
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
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
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
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
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趨
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
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
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
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
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
僅供餽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
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
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
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司戚公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歿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旦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

勲封各臣

卷十四

四

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

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
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
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
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
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爲欺
耶事白復官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
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卽自附璽書之謂
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
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四

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
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
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 詔坐神機營母閻貞節
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
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心蒲伏請
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
曰繼先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綦履
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
養卒伍以自封旣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廢勿著居

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
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
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
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衷中瞪目曰我平
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
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云幼
而狎鬪多權奇隆準方頤轂而鷹揚英氣勃勃旣舞
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官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吳

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
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
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
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
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
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
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
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闕義烏人其
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

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

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眈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旣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簿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

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賒軍費奏外舍兒
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賣而賞有差
到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
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
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
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
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
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
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四

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
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旣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

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請太阿之柄不假

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

無解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

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

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

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遁圯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

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

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啤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毅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吳

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啤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鞞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

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
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
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
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
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
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
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
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
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闕闐比還報悉以狀聞旣畢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五

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
如主幼何旣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
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殞人
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卯翼而就之乃陰
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
闕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
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
保歲散千金徇容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
以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

僉事

續藏書卷十四終

卷十四

至



取封名臣

續藏書卷十五目錄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翱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鎰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經濟名臣

卷十五目錄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尚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續藏書卷十五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五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景陵 茂陵

公名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一

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殺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翱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

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詭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凋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二

輿輒賈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

何如人公方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

太子少保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

但慮吏部王翺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

先朝故事

大臣每如此

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

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

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

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輶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

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

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

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

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

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

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

而敬擾而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
澹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
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崿世官錦衣副千戶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

依公見之入昔以爲輶輪于執事官驗亦偏于兵
爲然無若不端美歟而於苴苴莫非頌獻古三不惑
而姑對而殊簡而懇惻而素愆而壽遠惠安公贊公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景陵

獻陵裕陵

公名謚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

卷十五

五

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璉四年代蹇忠定公為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釋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選公試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六

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其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
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

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

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

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

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

景泰元年引老不九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

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濙巡撫江南用法嚴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七

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

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

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

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

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

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

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

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

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救鄉圖里人

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挿時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經濟名臣

卷十五

八

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覘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

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麤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塲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

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

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

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

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

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

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

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

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
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
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
尚書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
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
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
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
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
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

三謚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
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
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
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
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景陵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

阽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阽諸州通得清化已而

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

利媾棄交阽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

等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歿所耳

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一

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

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

為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

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

詔羣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

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剌知院

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

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

告通通仗劔厲聲曰若欲保京師邪保京師保居庸

尚書年恭定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景陵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德平訓導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侈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燁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好豪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三

所忌不可許

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

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

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

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

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

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

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

誣公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

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

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爲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勳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四

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

蓋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事

長陵 祿陵

獻陵

景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五

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二十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

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

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訖資

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

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上供燈公疏論曰昔

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勅

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

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上知公清正一日對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去

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

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

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四年卒上又曰可惜

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至居喪秉

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

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子裕

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
正統間陞廣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
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
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
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
卒官廣人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玠爲太學
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
謚恭惠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五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七歲儻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八

爭噪而犄之方誑攘閭僉事墮泮官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齎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

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
撻捕官河之匿私嗾者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
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上卒命謙數其罪
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
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
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
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
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
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錙糶民粟歸庾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九

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
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
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
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
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
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
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
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
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

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母不
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
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
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
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
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
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
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嫌之。
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一

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
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
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
貞。王來自。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
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
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
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
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
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

而亡何爲正統已巳虜酋也先旣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其上下詔親征謙與鄜縻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縻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殺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五

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閣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閣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

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成亦不宜濫卹報許 邨王
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
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
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
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
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
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
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
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
則焚之母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
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
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理者以曉暢軍事
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
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
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遺其私重歸謙
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

官萬姓帑藏。庚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
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
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
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
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
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
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
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
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謀 上皇舉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褒于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

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

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

遣使。腆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

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

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

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

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幣。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衆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四

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誘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

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爨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五

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獯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

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

上旣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特已已城下之役石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
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
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
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豈子尚知此意臣敢饗此又不
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
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
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興安大醫院董宿視
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

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
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
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
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
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
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
頰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

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驚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
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拜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
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
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
爲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
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慊切骨而中貴人曹
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景皇
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
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
經齊名臣

卷十五

三七

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
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鉛鑽鍛
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旣
奏上上猶豫曰子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
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
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
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
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
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然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寃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

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寃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雋。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瘖之。

云：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鱓，而當虛之擁。太上而

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
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
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
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
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
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
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
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
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叅發元勳甫就膺此
經濟名臣

卷十五

无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爲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楚之流民萃焉，曠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毋憂歸。四年，卽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

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怨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歿因悉銀鑄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効能私通外夷罪當歿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怨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爨致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

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

尺矣怨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年三品滿九

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

一橐而已掌院未幾叅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

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

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怨而適有

與力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撻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粢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弁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應詔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旣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少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

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寒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上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
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
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
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
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
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
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
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
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五

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
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
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
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入
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
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諫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
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
楨楨亦爲奮詈潤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
楨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

傳草而濬楨免究。愆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恭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恭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齒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怏之，怨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怨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怨九十矣。」天子遣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怨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怨啜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計聞，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怨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

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居則岳屹動
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蓋帷幄佞幸請劔必殛使
見之者畏聞之者懼斯其人歿生富貴足動之哉然
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
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
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
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
與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虜變景帝監國議卽真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洵洵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琚爲尚書禮部上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上以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

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

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

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樞而

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

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

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妖

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

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恪沒於王事乞

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楚忠肅尹旻字同仁歷
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
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議六年督餉
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
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
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
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臯執中
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
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九

詆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
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
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翱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
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鈐曹之難任
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

裕陵
茂陵

景帝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叅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十一

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叅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

掎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爲遣言官卽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鷓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

長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爲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爲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十一

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廉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相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

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蕭給事即
遂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
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
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訐逮 詔獄諸言
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逐秉彭
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
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公
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襄敏

經濟名臣

卷十五

聖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茂陵

景帝

公名恭字克讓廣寧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三

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

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寬平
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蕪其在吏部
慎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

鄭都人木幾封外紙報自居人映照

因是中原燕燕朝事綱而不或矣而不蕪其弁吏濟
張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寬平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
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郟王監國，
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
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摔順首曰：「此正姦
臣當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
灰，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
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
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
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
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
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
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
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
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者都御
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
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
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十五

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蓋上皇猶記得是請我第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竝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吳

中謚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李贄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公

